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三十

徽宗皇帝

尊王安石

紹聖元年四月甲寅詔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守司空荊國公贈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庭　閏四月乙酉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故宰相王安石配享先帝廟庭請詔有司原考王安石事業特加謚號以慰公議詔所屬詳定以聞　五月己未監察御史周秩言近詔太常議故相王安石謚伏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與行道以成一代之文願特詔兩省禮官等會禮部議上朝廷取決於聖裁而後有司頒焉詔不俟本家行狀令太常

官共議謚選博士二員撰議　六月癸未禮部言太學博
士詹文奏恭惟神宗皇帝聖智高妙該極象數常念文字
之學世所不知深詔儒臣俾共探討而王安石實進其說
當時未及頒行而學者亦已見之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則
思過半矣元祐貢舉敕乃令進士不得引用字說而與申
韓釋氏之書同禁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
　新錄刪去元祐奏但元祐貢舉敕令進士不得引用王
　安石字說乞除其禁從之辨曰安石穿鑿破碎不足以
　仰稱神宗明詔自其學既行之後士風人材視昔時爲
　何如則所謂於性命道德之理思過半者詎可信乎
十月丁亥國子司業龔原奏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時嘗

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其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王安石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使學者傳習詔可

二年三月甲辰國子司業龔原等言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嘗進其子雱所撰論語孟子義乞下本家取所進義定本下本監雕印頒行詔令國子監寫錄一本進納　十一月庚子三省言國子司業龔原奏請乞檢詳前奏下贈太傅王安石家取所進字說副本下國子監校定雕印以使學者傳習從之　三年十一月丁酉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蔡蔚言近朝廷取太傅王安石所進字說付國子監雕板以使學者傳習又以池州石詠劉發嘗受安石學特令校正乃有太學錄葉棣承輒肆論列自謂親聞安石訓釋

令校對疑誤請同看詳披承身為學官宜知分守而乃輒次侵官干預本監之事望賜睿旨正其侵越之罪詔特罰金六觔　元符元年九月癸巳詔故王安石就京師賜第百間以上　三年五月戊子王安石妻吳氏乞回納所賜宅詔依　十一月庚午賜故贈太傅王安石妻越國夫人吳氏江寧府官產六十間以吳氏訖蔡卞為家借有賜第京師已納朝廷而下赴取所故有是賜　崇寧元年閏六月戊寅知江寧府鄧祐甫乞以府學所建王安石祠堂著祀典從之　三年六月戊申詔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廷　四年五月癸亥河東提舉學事言絳州州學中荆國公王安石未有贊國子監乞依鄒國公例詔學士院撰

贊頌降
學士張康國鄧洵仁也不知撰贊者誰當考贊曰孔孟
云遠六經中微斯文載興自公發揮推闡道真啟迪群
迷偃入聖域百世之師陳瓘尊堯集序可考
政和元年十一月丙子臣僚言竊見邇英講經皆并注入
點釋因襲之久未及是正欲乞自今只點正經其音釋意
義並以王安石等所進經義為斗從之　三年正月庚午
詔昔趙普潘美王曾韓琦鄭康成孔安國從祀孔子王安
石啟迪先帝與其子雱修撰經義功不在數子之下安石
可封王爵雱可配享文宣王廟廷　壬申故特進守司空
贈太傅荊國公王安石追封舒王　六年正月乙未手詔

王安石熙寧中賜江寧府蔣山太平興國寺爲水家功德寺訪聞近歲林木砍伐殆盡寺宇荒廢塋域無人灑掃悉緣過房孫王棣自擅至今無人管勾限此指揮到日仰王棣不得干與應田産米斛錢物等並令依王安石及其妻吳氏在日事理施行所有蔣山住持僧下兩街僧錄選差前去應林木不得輒有斫伐庶以上稱神考待遇安石之意　重和元年六月壬申門下侍郎薛昂奏承詔編集王安石遺文乞更不置局止就臣本府編集差檢閱文字官三員從之　十一月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事程埴爲奏王安石參酌古今篆隸而爲之說此造道之指南而窮經之要術也然字形書畫纖悉委曲咸有不易之散世之學

若知究其義而至於形畫則或累而不講從俗就簡粹易偏旁傳習既殊漸失本真如期朔之類從月股肱之類從肉勝服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有不辨而分書者乃一之若此者不可勝舉故初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似而不知字之正形其可歎也云云願詔儒臣重加修定去其訛謬存其至當一以王安石字說為正分次部類號為新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詔太學官集衆修

實錄有此但削去以王安石字說為正等語殊失事實

今取初草元奏補增入之

宣和四年八月庚子賜新除太僕少卿王棣進士出身以安石孫故旌之　九月戊午詔熙豐政事悉自安石建明

今其家淪替理宜褒恤可賜第一區孫棣除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宮觀曾孫琦琇並特宣義郎孫女二人各進封號一等曾孫女五人並封孺人

不用呂惠卿

紹聖元年閏四月乙酉提舉崇福宮呂惠卿知蘇州　癸巳新差知蘇州呂惠卿知江寧府　七月壬戌三省具呂惠卿王中正宋用臣元罪狀進呈當再叙章惇曰惠卿所坐極無名　云云　上曰與復舊官并資政殿學士　十月己巳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惠卿除目曾布韓忠彥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　丁酉曾布與韓

忠彥言外議見惠卿移大名過闕遷工部升卿除落衘皆疑惠卿復用上曰無此　二年二月甲戌資政殿學士新知大名府呂惠卿爲資政殿大學士先是章惇必欲用呂惠卿帥河東韓縝守北門時曾布在告韓忠彥力口事及布出議河東帥上曰三省必欲用呂惠卿布曰不知聖意如何上曰只用王安禮章惇言惠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宮觀時上殿上曰已除大資政兼北京亦是重地布曰忠卿於邊鄙生事未必忠彥曰章惇言地界予後河東方欲作爲非忠卿不可布曰惠卿本不肯安靜若朝廷又示以作爲之意邊鄙安得無事上深然之又問忠卿已行否忠彥布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耻君子難進而易退其人可

知矣上哂之　十月甲申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呂惠卿為觀文殿學士知延安府　十一月戊午呂惠卿入對甚久引進副使宋球謂曾布曰惠卿語既久上極有倦色既而再出一劄子不知上有何語遂不進呈出笏而退布奏事畢因言惠卿今日見蔡卞卞云惠卿言須先朝應副乃可為布與惠卿皆曰邊事奏請如可行無不應副之若不可行何可應副上曰惠卿極凶橫不獨惠卿如此升卿之徒皆然布曰臣與之不足不敢言然其兄弟實有凶德陛下睿明洞見實天下之福惠卿留幾月乃辭去　三年十一月癸巳先是呂惠卿奏乞依呂大忠例暫赴闕奏事章惇謂布曰邊事方爾可謂不識緊慢也李清臣亦謂布曰

此必有把賤柄之意或恐有引以爲伐者吾屬殆矣布曰此無應賤柄豈易把耶及進呈上曰惠卿何可來衆皆言無可來之理遂批旨云邊事之際帥臣難以前來如有所陳條畫聞奏及再對布又言惠卿初失金明寨（見西邊門）皇恐待罪既而知朝廷有寬假之意便爾妄誕張大守禦之勞又乞朝見此人無廉恥惟務貪進方此多事其欲來何意豈又欲留住上亦哂之　元符元年五月甲子徽文殿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知延安府呂惠卿換保寧軍節度使再任知延安府　二年八月丙申保寧軍節度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呂惠卿特授檢校司空武勝軍節度使加邑食實封以進築暖泉寨金湯城畢工也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　丁亥宰臣奏前執政及從官姓名呂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邊　戊子檢校司空武勝軍節度使呂惠卿為鎮南軍節度使檢校司徒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癸亥檢校司徒鎮南軍節度使知杭州呂惠卿為觀文殿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呂惠卿引年乞致仕而有是命　崇寧元年閏六月己未呂惠卿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八月己巳知揚州　九月辛亥呂惠卿知太原府　十月己巳觀文殿學士新知太原府呂惠卿為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府　三年六月壬戌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呂惠卿以弟諒卿名列黨籍奏乞罷節鉞除宮觀詔答不允　十一月癸巳知大

名府呂惠卿上表乞弟諒卿出籍詔尚書省錄諒卿所上
書付惠卿　四年正月丙申呂惠卿進管勾機宜文字徐
申勾當公事錢秉賁本路守禦圖冊并劄子請關進呈上
令諭惠卿曰此事乃安不忘危無事時做了極好合措置
事但速擬奏來　閏二月知大名府呂惠卿罷節度使爲
右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惠卿再上表乞弟諒卿出
籍表詞有明貺先烈以推美於泰陵潤畧微文用保全於
蔡卿言者論其引喻失當特責之　三月庚戌右銀青光
祿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特令致仕　九月丙辰右銀
青光祿大夫致仕呂惠卿復觀文殿學士　五年正月甲
寅呂惠卿落致仕知青州　八月甲戌呂惠卿知杭州

大觀元年五月己丑呂惠卿責授祁州團練副使宣州安置以其子淵獲罪上表自劾乃黨庇其子不自責也　閏十月戊戌呂惠卿移廬州　二年十一月丙寅呂惠卿復宣奉大夫提舉明道宮任便居住　三年十二月辛卯復資政殿學士　四年正月呂惠卿降授正奉大夫侍御史毛注劾惠卿上表謝復官用詩風雨及青蠅節南山等章句以古君子自處而以亂世方盛時罪不可赦故有是命

四年十二月觀文殿學士呂惠卿知大名府　政和元年三月癸亥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呂惠卿為醴泉觀使

七月二十七日致仕去年十二月末知大名府呂本中

雜說大觀間呂惠卿復召陳瓘瑩中以書勸惠卿平好惡無念舊惡無以元祐細故為意惠卿荅云丁亥之禍猶無一念追憶之意況元祐乎丁亥歲張懷素事作蔡京欲因獄事傳致惠卿之子下獄榜笞數千下欲令招服與懷素謀反其子卒不服得免

七月戊子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呂惠卿守本官致仕

十月庚寅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致仕呂惠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久任曾布

元祐五年十二月壬辰龍圖閣學士知河陽曾布知青州

紹聖元年四月庚戌龍圖閣學士曾布除翰林學士知

制誥布自高陽從江寧詔許入覲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之宜改元以順天意初除戶部尚書尋改是命　四月壬戌翰林學士曾布修神宗皇帝正史　癸亥翰林學士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　六月癸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曾布爲中大夫同樞密院事　三年四月丙戌三省同進呈李毅言熙河鑑著官解斗事云云布曰司馬光之徒內懷怨望每事志於必改先帝以純臣之禮待之而用心如此其爲背負先帝情最可誅李清臣許將曰彥博教光云須盡換卻人乃可舉事布曰臣元豐末在朝廷見光進用自六月秉政至歲終一無所爲及陰引軾轍光庭巖叟輩布消要路至元祐元年二月乃奏罷役法盡逐舊人然後

於先朝政事無所不毀以此知大臣陰引黨類置之言路蔽塞人主耳目則所爲無不如欲此最爲大患又曰譽光者乃閭巷小人耳如王安石臣凡輩皆有學識之士臣自少時已聞兩人者議論以爲光不通經術迂闊不知義理其他士大夫有識者亦皆知之如孫覺亦能知之衆人所是當以理察之若天下公是公非何可不以爲信上欣然聽納喜見於色

布蓋言至此不可不具著之使後世有考

四年閏二月壬戌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曾布爲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左朝議大夫知制誥林希爲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林章

惇制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爲同省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樞密院於是又遷知樞密院樞密院故事日得獨對乃疑布吏引希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爲布所誘亦口惇布與惇盍不合卒傾惇奪其位　元符二年正月乙巳曾布參事畢乞致仕上不許徑出居僧舍上遣中使蘇珪封還布所上致仕章仍押入視事後二日乃復故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　戊子左正議大夫知樞密院曾布爲右光祿大夫●後用元祐舊人逐章惇蔡卞之黨各見本事

六月辛亥殿中侍御史龔夬上殿論蔡京罪狀上甚怡曰夬所陳皆曾布之語也夬既自辨遂請去自京復留布頗不自安夬忤上意龔原謂布曰得之外議迫習極不樂育

無震主之功而有震主之威之語仍語布以勿與事且曰韓李皆上親擢尚且退縮何必爾但戢斂必無事又曰陳瓘親聞上語謂子宣與劉友端嘗共事布曰布帥河東友端作走馬同官三年及其親近未嘗與之接其職事亦無西府干預者修造土木事皆三省所行未嘗有交通之迹布若能與友端交通紹定元符中作相久矣范純禮亦爲布言上有所涵蓄恐微露後必更有所爲布尋問韓忠彥曰外議喧然謂多讒譖上有所毀短否忠彥曰無之布又令弟肇請於忠彥忠彥曰多方以言採試上語口有所疑即開陳然終無之又曰昨在外保全及召還皆子宣力何敢隱也布所謂讒譖毀短等語皆指蔡京也　十月壬寅

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曾布爲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辭免不允　十一月辛卯侍御史陳次升言右僕射曾布性稟奸邪心懷凶險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邊隙又近自登宰輔獨擅國權輕視同寮威福由已進拔親故羅列宮局以爲耳目任用門人置之臺諫以爲腹心又曰布在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遂中請乞用王安石日錄修神宗國史致史官觀其變亂事實多營王安石之善擠蔽神宗之美又曰子弟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伏望聖慈特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丁丑命尚書右僕射曾布爲大行皇太后山陵使　四月壬寅曾布以將出使留對因言衆論皆以

為臣出使之後必有合謀并力為傾搖之計者願陛下察之上曰梁肇待人如此豈有此理也　六月甲辰右司諫陳祐通判滁州祐累章劾右僕射曾布自山陵還不乞出且言山陵使從來號為凶相治平中韓琦元豐中王珪不去其後有臣子不忍言者又言布有當去者三一自山陵還二虞主不在腰輿而行禮重於陷大升轝其罪浮於章惇三不當先與口口屬官推恩布之未逐祐已上兩章及祔廟又連上數章皆留中祐遂繳中三省布乃具牓子不復剩參而祐有是命制詞略曰覬望以言意在推引豈不失朕用汝之本旨乎翌日布宣押視事先是布以劄子論邊事其一乞修葺新邊城守備及墾闢新田其翌日癸卯

上作兩御批付三省樞密院又翌日進呈逐依已得指揮行下是日上以諭布謂曰論事每承聽納臣甚慚愧何以報稱曾布密上甚悅因及祐章且曰上下合謀并力共爲傾搖之舉意謂萬全然不知聖意不可奪也臣自出使時已聞此謀然臣不敢恤臣若引前日山陵使求去此乃臣子所不忍言祐意在逐臣不復顧忌謂其言數若咒詛上曰語識類咒詛布曰聖德仁厚無不涵容以此言之則何可勝誅又言衆人謀欲逐臣聚其黨與復行元祐之政則更不由陛下聖意不回也上曰安有是理若更用蘇軾轍爲相則神宗法度無可言者又言岑象求輩揚言云軾轍不相則不已當并逐之後兩日左諫議大夫陳次升對有

劉子狀祐上不顧亦不肯留劉子次升乃自袖去而右司諫江公望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推引之語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爲相且曰如此何可容旦夕當逐之又言曾布安可去公望遂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有識也豈可便謂有他意哉先是曾布甚惡李清臣不附已教使人諷公望能一言清臣即以諫議大夫相處而公望所言乃如此其後彭汝霖以論罷清臣得諫議大夫云此據呂太中墓誌增入清臣罷在十六日

七月壬戌上因言元祐中詆毀先朝政事人多不詳姓名可悉錄來又言人才在外有可用者亦具名進入又言張商英莫亦可使否布曰陛下欲持平

用中破黨人之論以調一天下孰敢以為不然而偏見異論之人各私其黨又有報復怨仇之意紛紛不已致聖意厭惡此議可罪然元祐紹聖兩黨皆不可偏用臣竊聞江公望嘗為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軾轍右不用京卞緣此等人在朝決不免懷私挾怨互相仇害則天下士類為之不安士類不安則朝廷亦不安矣願陛下深思熟計無使此兩黨得志則和平安靜天下無事陛下垂拱而治矣上頷之而已　曾肇嘗以書責布曰兄與惇卞異趣衆所共知紹聖元符間惇卞有可以擠兄者無所不為亦衆所共知使其得志必不肯含兄就令兄肯與之解仇彼必不信亦必不聽然則不獨宗社生靈善人君子罹其恶害

曾氏之禍必不在衆人之後矣兄方當國得君引用善人扶助正道使小人道消邪說不作以杜絕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世所謂善人端士者相繼去朝其在内者亦皆置之閑地愔愔無氣而所進用以爲輔臣從官臺諫者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今日兄勢方盛彼固不敢言及惇卞一旦兄勢稍不如今日之盛彼固不肯引元祐人及世所謂善人端士者則必首引惇卞自爲固位之計人主平日所聞皆毀訾元祐人之言而世所謂善人端士又未必盡知則其勢不得不用惇卞惇卞果至未暇卹其他曾氏之禍其可逃哉思之可爲寒心可爲痛心可爲慟哭不知彼亦嘗思之否　布答肇曰上踐祚之初深知前日之弊

故盡收元祐竄斥之人逐紹聖之挾怨不逞者欲破朋黨之論泯異同之迹以調一士類而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論議於上前無非譽元祐而非熙寧元豐欲一切為元祐之政不顧先朝之逆順不卹人主之從違必欲回奪上意使舍熙豐而從元祐以逐其私志致上意憤鬱日厭元祐之黨乃復歸咎於布合謀并力詭變百出必欲逐之而後已上意益以不平又曰布自熙寧立朝以至今日時事屢變惟其不雷同熙寧元豐之人故免元祐之禍惟其不附會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坐視兩黨之人反覆受禍而獨泰然自若其自處亦必粗有義理以至處今日風波之中毅然中立每自謂存心無愧於天無負於人神之聽之介

爾崇福使此言不足信則已若果有此理元祐及特卞之黨亦何能加禍於衰者恐未至貽家族之禍爲祖考之辱而累及親友也　癸未三省奏事訖曾布獨留極陳元祐紹聖兩黨嫉惡皆不可令得志使軾轍京卞在朝則更相報復無有窮已天下無安靜之理秉人亦不知感福在人主但宰相一易則非其黨類皆受禍矣如此豈朝廷之福上深嘉納曰卿自來議論平允因言貶責之人但可復職與之名藩巨鎮無所不可但不可在朝廷耳蓋在下之人不安則朝廷不安非特平用中之意也上尤稱愜因具內外之材可稱者數十輩以聞并具詆訾先朝紹聖元符不許叙復人姓名進入帝又言祖宗時異論之人未嘗深貶

貴自元祐紹聖更相報怨而朋黨之禍成矣此不可不戒也退至都堂為同列言上意本欲持平用中破朋黨之論以調一中外此人臣所當將順況如此最不用力但內不作威獄外不興兵革使天下和平安靜日以無事則太平之象也眾莫以為不然陸佃嘆曰如此則天下無事真太平之效也

八月陳瓘上曾布書出知泰州 見陳瓘貶逐

九月己未陳瓘既黜上諭蔣之奇章楶曰瓘為李清臣所使元祐人遂大半尚敢如此曾布以一身當眾人擠排誠不易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勞之是日布入對留身面謝慰勞加勤且謂布曰先朝法度多未修舉又曰元祐小人不可不逐布對曰陛下初下詔以為用人無彼時此時之

與若臣下便能將順奉行則必不至今日如此分別然偏見之人終不可率當更緩治之上曰卿何所畏且曰卿多隨順元祐人布曰臣非畏人者處衆人洶洶中獨賴眷屬有以自立偏見異論之人識不少彼不肯革面固當去之然上體陛下仁厚之德每事不敢過當故欲從容中節耳若言臣隨順及畏元祐人不知聖意謂爲如何上笑曰豈有此但人言如此故及之　十月癸巳右光祿大夫門下侍郎李清臣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詳見用元祐黨人　十一月壬午三省奏事訖右僕射曾布獨留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莫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爲旁通分爲

左右自宰臣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為七隔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則紹述者宰相執政中温益一人而已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是也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用小帖揭去布家稾揭去臣僚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放揭去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乞納下明日遂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意用京矣

曾布子緈作家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鄧洵武進愛莫助之圖按所稱六月及洵武官名皆誤也

今不取

十二月甲午左僕射韓忠彥累乞罷相不許遂般出東府有詔押入忠彥與曾布異議布數傾之故忠彥請避位詳見用元祐黨

崇寧元年正月癸未曾布奏事訖先是溫益留對乞因事削劉奉世張舜民劉安世呂希純王覿等職名又言晁補之知河中不當上指令曾布看過却取進來益以示布布答益曰因事黜之自當然也

安世希純落職在四月十三日奉世在五月十四日舜民在四月十七日覿五月十一日

至是布留上心知為此故并留益布對如前上曰元祐之人誣訾先朝義不可容今開卷之人尚知文子之義朕豈可已因言罷補之郎官却與河中似此皆過當取言謝文

雖與呂公著書尊公著過於人主而訴先朝且語益曰書
已降出在曾布處又顧布曰將與三省看布唯唯益未退
布曰臣別有所陳欲更少留益遂退布曰臣得事陛下不
敢不盡犬馬之力然臣既不悅於元祐之人又為紹聖之
人所怨怒臣在朝孤立實不易處亦累常奏陳恐有讒譖
中傷之語乞賜考察上曰何故布曰近臣閥守愬李士京
罷黜乃有言臣以守愬之論為直言又昨山陵臣曾辟士
京檢點道路士京逐臣必危矣臣遭遇神宗拔擢不次陛
下昨力排衆論置之相位眷遇親厚特異衆人臣非犬馬
木石豈不知恩若謂陛下有不同心退有後言實為誣罔
上曰並不干人事只韓忠彥如此說布曰宮禁中事外庭

莫知其實臣昨日對忠彥云守勤之逐忠彥之子治與臣子紆皆在太僕治問紆元守懃遂逐紆云陛下旬日之間逐二臣闇可謂英斷此乃曰闇門之間父子之私論臣亦聞忠彥謂臣故對忠彥面奏此語此最爲明白如中傷之言願陛下更賜裁察上曰不信　二月丙申雄州防禦推官知鄧州錄事參軍朱肱言臣伏聞陛下即位以來兩次日蝕在正陽之月河東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曉夜震動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今年正月二日猶未之止城壁屋舍悉皆倒塌人民壓死動以千數外議皆稱自古災異未有如此恭惟陛下敦樸自已憂勞在民建大中以承天意正五事以肖羣生可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迺者日月

薄蝕天地震動推求咎愆不避死亡論輔弼之失以救灾異之應言詞激切死有餘罪昔西漢多言灾異罕有完傳谷永譏斥帷幄陰附權貴而終以保全王章力抵王鳳專權蔽主竟以法誅禍患易見利害易明臣非不知上忤大臣其禍立至然惓惓孤忠不敢隱默者食陛下之禄念國家之重而不敢顧其私也其上宰相曾布書隨其進呈書曰今監察御史劉燾相公門人也相公帥高陽辟燾為幕客其後相公又秉機政辟燾為删定官燾持親喪相公奏祥除有旨令服闋改宣義郎未及禫除又辟為編修官前日相公為山陵使辟燾為掌牋表又薦入館相公於燾厚矣如燾者置之詞掖不忝也以燾作御史則不可也相公

有過舉燕肯言乎言之則忘思不言則欺君蓋非所以處燕也又曰今右正言范致虛凡上舍生致君相公之姪壻也致虛乃致君之親弟如致虛者置館閣不忝也以致虛爲諫官不可也相公有過舉致虛爭之則忤親不爭則失職亦非所以處致虛也相公傷拾俊乂陶冶天下肱之所論止及燕燕與致虛者特以臺諫人主耳目之官非他職可以器而不論也相公致置門人親戚爲諫官御史此日月所以震動也又曰章惇之過惡不可殫數其最大者四五時相公在樞府坐視默然亦不得爲無過也若以西府不與議則遊談侍從之臣皆與論思之職況執政乎再貶元祐臣僚范純仁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契夫

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策元符皇后鄒浩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死地黄履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此四五事悖之過惡最大而相公無半詞之助消欽聖皇后以天命人心之所歸付神器於陛下英聲偉望簡在潛邸注意委重羣臣莫望天下之士翹首傾心以覬考慎之效而天變見於上地理逆於下朕竊疑之伏惟相公位高而任重位高則憂深望重則責厚遇災而懼然後可以弭天變閒忘而還然後可以來直言朕之區區所望於相公者如此而已詔付三省（朕者朕之從弟）六月辛卯左司諫王能甫言曾誠左正言吳材言王防乞罷史官能甫言曾誠家富於財自謂青錢學士材言防在元豐勒停又以訴理得罪

當罷兼無出身是日布言吳材緣引呂惠卿蹇序辰等議論不能勝王能甫乃吳安持壻近臣以安持近削職名皆挾怨故以此攻曾誕王防欲中傷臣并上曰他不敢爾亦非挾怨他責在蔡京不干卿事布曰臣亦知此二人乃京所為陛下宣諭令除史官臣猶乞候京文字然外議但以臣門下士為言路所攻則謂臣必探其小人用意如此臣豈不自安方元祐之人布滿朝廷人人有屏逐臣之意方此時臣一身與眾人為敵如處風濤之中日不自保是時助臣者惟此三數人而已今元祐之黨方去而言者乃欲斥逐此等是為元祐人報怨耳上瞿然曰如此乃是快元祐人意卿但勿恤待使指揮與蔡近日言者惟上所使耳

布因言此等小人皆不快於臣以至張商英亦章惇門下士王口之乃其措議論之際多與章惇爲地故商英力稱引范致虛及吳材乃其志趣同耳若有所陳願陛下加察此據曾布日錄增入誠防除史官已附五月末其罷附六月末舊聞說京爲此二人乃傾布也而布不悟但無文字可檢又不記說者姓名當更訪問之

丁酉曾布留對以陸佃貶逐弟肇與佃同待罪之人佃既被責則肇亦合施行臣待罪寧相當引咎避位乞罷然上曰陸佃以奉行詔書不引避及慢上罪不以史事罪他不干卿事其批旨甚明何疑之有布曰聖意雖優容然人言可畏臣不敢不待罪上笑曰豈可如此朕於政事方賴卿

又曰卿不久自當遷豈可去布曰今日欲便遷出待罪以未嘗面奏來日奏事畢引退上曰如此空費些禮數無益他日布獨留對自言待罪政府已九年罪戾日深每欲退避賢路但以上體聖眷不敢喋喋近日以來言路多不悅臣如吳材王能甫陛下所知臣固不敢及如錢遹嘗詐與臣弟肇銘其父墓及詐作肇書云有所贈遺臣弟亦嘗數奏上曰記得布曰如此亦恐於臣兄弟不能無憾臣果有罪惡不敢掩覆乞辨察虛實上曰無之布曰臣不敢不先事數陳薦近日同列亦有相窺伺者且如黃敏用與臣實非姻戚或聞亦有以為言者臣於敏用何所用情上曰不說卿只說章楶與敏用是親布曰楶與敏用誠是親然楶

亦何敢主張斂用人情如此臣益不安臣緣陛下以國史

及編勑青唐此二書皆歲月可了臣必以此時告陛下請

去臣衰老空跡得於此善去實為榮幸

此據布錄六月丙午所書今附月末

閏六月辛酉殿中侍御史錢遹言伏見尚書右僕射曾布力援元祐之姦黨分別要途除擯紹聖之忠賢逐投散地望擬姻婭聚致美官汲引儇浮盜竊名器交通手近習諸子邀結爭搢紳造請輻湊其門苞苴日盈私室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遂變炎涼鉤致□人之口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曲徇法家之謬說輒改垂世之典型為臣不忠莫大於此兼布初以韓忠彥為心膂李清臣為爪牙協濟奸謀

共沖私忿其趣雖異厥罪惟均忠彥免官已正生前之罪

清臣褫職寶謀死後之奸回豈容斯人尚司賦柄況日食

地震星變旱災並臻時常度之或愆乃柄臣不公之所召

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欲乞早正典刑慰中外之望於是布

遂上章乞罷　壬戌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曾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布於元符末欲

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逐出之至崇寧初知上

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無何京爲右丞大

與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京於榻前奏曰爵祿

者陛下之爵祿也柰何使宰相私其親曾布之壻陳祐迪

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辯久之聲色稍厲於是温益叱布曰

曾布上前安得失禮上不省檢會臣僚上言曾布天資險
險狡行回邪厚闇報國之忠但肆穿窬之智專權自恣黷
貨無厭結託宮闈交通近習竊弄威福莫敢誰何人臣懷
奸莫甚於此以至遽起無名之役大傷經入之財竊國勞
民恬不爲恤又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通爲私結爲死
黨使其子婿吳則禮外甥高茂華往來計議共成元祐之
黨暨登相位凶焰日滋後與忠彥清臣析交亂黨日夜爭
勝遂攬天下之權皆歸於已而怨望之心逞矣故不及半
月首罷市易中外之人望風希旨變法之論相因而至於
是范純粹乞差衛前以害神考之免役李夫行乞復詩賦
以害神考之經術非此而已又力引王古爲戶部尚書以

掌開闔斂散之權力引王覿爲御史中丞以定是非可否之論且二人者元祐之黨人也然以元祐之黨人而掌開闔斂散之權定是非可否之論若此之類豈非敗壞神考之法度乎詔曾布落職差提舉明道宮太平州居住　九月丁酉布以御史中丞錢遹言廢元符皇后事降授中大夫司農卿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　壬寅降授中大夫司農卿分司南京太平州居住曾布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　十二月癸丑御史中丞錢遹言伏惟哲宗用王贍策取青唐邈川可謂不世出之略矣前日措臣挾愛憎之私情逞一偏之曲說以欺朝廷盡委而棄之更以他罪戮及贍思馳俊効敵之臣聞之莫不喪膽臣以爲

今日朝廷不追正當時主棄地擬臣之罪而顯黜之則無以伸往者之冤而激忠勇折衝之氣於是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曾布責授賀州別駕依舊衡州安置

二年五月丙戌刑部大理寺以開封府勘鞫曾布之妻魏氏并子紆綜等交通請求具獄來上三省檢會臣僚上言竊見開封府根治曾紆等取受賂遺千求差遣等公事稱曾紆計贓二千五十三貫曾布并妻魏氏計一千九百三貫曾綜計一百四十六貫口碩計二十三貫及各有銀數謹按布身為宰相受國重恩當明天子在上不務盡公守法以報朝廷而敢受賂狼籍研窮有狀欲望詳酌特降睿旨施行以戒為臣之貪者詔並依大理寺所斷刑名特不

以道降赦原青授賀别駕衡州安置曹布授廣州司户參軍依舊衡州安置勒停人前承議郎曹紆特送永州編管承奉郎曹縡除名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三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三十一

徽宗皇帝

張商英事迹

紹聖元年四月甲辰左朝請郎張商英為右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為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又徙淮南路五年不復召於是始推諫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詳見逐元祐黨人十月己巳右正言張商英為右司諫 二年二月乙未還左司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與蓋漸謀害來之邵坐謫監襄州酒稅改監江寧府稅 三年十月丁巳權知洪州 四年閏二月戊申權知洪州朝請郎張商英為江

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　十月己亥江淮荆浙發運副使
張商英加直龍圖閣　元符元年十二月丁丑張商英爲
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二年四月甲午張
商英爲權工部侍郎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除中書
舍人　三月甲申張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
兼提舉河事見逐惇卞黨　九月甲申朝散大夫龍圖閣待
制河北路轉運使張商英落職知隨州坐惇卞黨故責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寅右司諫陳祐檢會侍御史陳次
升言朝散大夫知隨州張商英奸邪兇險縕狂妄作紹聖
初備位諫官不圖報國乃與宰相章惇結爲死黨詆誣忠
良陷害善類而又與百姓益漸增改詞狀要在中傷大臣

既令蓋漸論訴而商英肆行彈擊天不容惡醜計自彰卒以得罪哲宗洞照其情必欲終棄每有進擬屢卻不用而惇出死力維持久而遂玷從列小人得路排陷尤多近者朝廷欲懲姦惡聊示薄責公議尚未厭服商英曾不自訟列任謝表又肆詆誣以文已過冀惑聖聽詔降商英為朝奉大夫商英隨州謝表云哲宗即位太母受遺承六葉之美成丁酉年之全盛四裔畏服兆姓阜康法度修明府庫充實守而勿失安所紛更只緣用事之臣自是專門之學累年懷蓄一旦吐伸獨薄差徭雕蟲考試回河東注割地西還汲引交遊羅列臺省抨彈要上議論日新異同既繁威福隨縣其始也止於併罷使者其究也至於流殛大臣

闕門羅織之端造成報復之釁哲宗皇帝久居保祐備察

細微登用諫臣究治誇語一塵汝海坐窮兵黷武之機萬

里英州下詔正欺愚之令於是四方響應衆口雷同政府

分闕封章史館推求筆削退朝聚議造膝進呈自嗟識性

之愚蒙每被羣流之忌腸還朝既晚在職不多故始遂垂

篇之臣未嘗干預終行過嶺之責亦固開知區區曾致於

消洨一一可推於歲月其言無忌憚類此紹聖初章惇坐

言者十九章責司馬光等言者八人而商英凡六章比他

人特多蓋商英實惇死黨今乃以迹跡交淺無所干預爲

辭故次升劾之 十二月辛丑降授朝奉大夫知隨州張

商英權戶部侍郎 戊申詔商英等並乘驛赴朝 乙卯

商英權吏部侍郎　崇寧元年四月丙戌為翰林學士
八月己卯為尚書右丞　二年四月癸丑張商英為尚書
左丞　七月辛巳中大夫尚書左丞張商英為通議大夫
　八月戊申御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史朱紱余深奏尚
書左丞張商英於元祐丁卯嘗為河東守臣李昭叙作嘉
禾篇謂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幼沖中外震懼因知社稷攸
託方是時哲宗即位之後尚曰周知攸託可乎又曰成王
沖幼周公居攝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
得嘉禾推古驗今迹雖不同理或胥近方是時文彥博司
馬光等來自洛邹方掌機務比之周公可乎追元符之末
先帝遺弓陛下入繼大統而權臣用事衆君父不忌言之

時起鄒浩於新州商英是時實與詞掖謂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叔向曰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此患之大者又曰思得端士司直在庭又曰浩徑行直情無所顧避所謂浩之直情徑行果先帝之所取乎先帝不取而商英取之可手詔發商英秉國機政議論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定州

蔡絛國史後補鹽法篇云鈔法既行一日榷貨務中入納見錢已積三萬緡魯公將上進呈上駭曰直有爾許耶蓋前皆患不給未嘗有積鏹如是故上駭之張丞相商英時為中書侍郎忽從進曰啟陛下皆虛錢魯公愕

然即奏曰臣據有司申如此商英今以謂虛錢乞令商英與臣各選差官撿點虛實以聞上曰可既下殿各差郎官一人撿點字號分明各在庫也翌日奏聞上顧張丞相曰卿以爲虛錢何故張丞相大噺曰臣爲人所誤而張由是不安後又以陰通宮禁事未幾罷去又宣和殿記魯公在元豐中與商英厚善其從商英出入魯公門下又與伯氏親款魯公將相商英預爲草麻其辭甚美遂拜左丞遷中書侍郎及爭進頗攻魯公一日上在禁中偶視貴人之冠釵閒垂小卷文書戲取開視之乃細字曰張商英乞除右僕射上語貴人汝勿預外廷事因容降出示魯公上大怒而貴人方不安位魯公亦甚

慳曰此獨商英無狀耳恐事干宮禁不可治於是揜之以他事黜商英商英亦陰德魯公至是以所出小卷進云

辛酉臣僚言通議大夫新知亳州張商英作爲謗書肆行誣詆固宜更加誅責置之元祐籍中貽示無窮之戒及商英所撰嘉禾篇并司馬光祭文等乞下有司楔印頒示四方益明陛下紹述先猷之意以懲爲臣之懷貳者詔設商英改差知蘄州　九月庚寅通議大夫新知蘄州張商英提舉靈仙觀言者論朝廷方興庠序之教修水土之政行鹽茗之法廣山澤之利商英既名在黨籍安肯悉心推行宜投置閑散不可委以民社也　三年十月庚午詔張商

英宜置元祐籍中罷提舉靈仙觀　五年正月丁酉通議大夫張商英知鄂州　五月乙卯臣僚上言伏覩通議大夫知鄂州張商英操術傾邪資性狂悖方元祐開附會邪朋著爲文頌詆及宗廟迨崇寧初交結中貴潛通貨賂覬倖宰輔貪鄙無恥衆議不容朝廷灼見姦惡投置閑散爲商英者宜省愆悔過稍圖自新迨以寬大之詔假守方州輒因謝章復肆私忿妄議時政言幾訕謗其流及上恬不知非傳播四方有傷事體云云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嚴行降黜以正國論詔張商英提舉崇福宮　大觀元年十月乙丑臣僚上言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商英天資憸愎陰兇奸明包藏邪心大恣欺訕著文刻石譏斥宗廟交通

中貴希求宰輔迨後爲鄂守舊臧輒發形於表奏善政良
法兵謂紛更當時蹤因言章即解州綬真祠薄責未快衆
情臣愚伏望詳酌特降睿旨檢會前犯正商英之罪投竄
遠裔以爲奸人之戒詔商英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歸州
安置　二年二月丙戌安化軍節度副使歸州安置張商
英峽州居住　十二月己卯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峽州
居住張商英任便居住
商英責峽州懇蔡京乞歸宜都縣商英故有別業在宜
都也京從都省批狀依所中商英又以書謝京其畧曰
久在山林少與士人過從惟見里巷道途市肆間所張
大榜所寫版壁一一多是乙酉年太師當國時行下詔

旨惟圍土方田一二事乃太師去位後印本頒下以此
類聚前後朝旨若之本章稱述聖德私心本欲朝廷知
在外州縣監司不能奉行德意遏爲梗擾爾不謂言者
乃以商英作表以搖四方全不照會自有朝旨再三戒
勵敢有隱庇奏劾以聞况今偏州陋邑曉示往往存在
而刻石於知州廳者方且藉以縁飾填以金字豈待商
英之傳播也商英累年老病無望生全荷太師恩德自
齋骸骨歸徼虛敢布一言於左右尚覬台慈察而憐
之又以狀謝京其畧曰遠投荒徼殆從魚腹之遊内徙
便州獲遂孤卧之志恩私所激涕淚兼流伏念商英遭
遇累朝寅縁近輔虵貫山而力竭龜測海而智盈自蹈

悔尤稍知循省杜門補過初無伯氏之怨言下石趣時安得中山之謗簏頼公明之洞照究心迹之靡他奪於衆口之唾涎假以一枝而安巢閶門感荷百口歡欣

三年七月甲寅復安化軍節度副使張商英爲通議大夫提舉玉局觀　十二月戊子提舉玉局觀張商英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秉驛赴闕詔比閲哲廟實録見商英紹聖初力排元祐奸惡迹狀甚明具載信史非崇寧初止緣與大臣議論不合罷政迹其本心實非朋黨雖已出籍自今仍不得依元祐黨籍人體例施行并有是除命　四年二月辛未龍圖閣學士新知杭州張商英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商英入對言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害興利而

已令試一一舉行則盡紹聖之美矣法若有獘不可不變
但不失其意足矣　乙丑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張商
英為中書侍郎　六月乙亥通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張商
英為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十二月二十日為中侍合與此參考依旧月附見商英
作内前行云彗頭昨夜光照牖是夕妝芒如飛帚明朝
化成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注云商英視事明日始
得雨上喜甚書商霖二字賜之
十二月戊戌宰相張商英言臣少也賤刻苦力學窮天地
之所以終始三光之所以運行五行之所以消長人神之
所以隱顯潛心研思垂四十年而後著成三才定位圖今

給為臣軸上進如有可採願得臣石刊刻垂之永久從之

政和元年八月己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商英出居城西僧舍御史臺定奪商英與給事中劉嗣口論路天忱降官理曲故也　辛丑張商英押入　己酉張商英又般出城西辛亥又押入　乙卯張商英第三次般出先是御史中丞張克功言謹按宰臣張商英資性檢愎操行傾邪積稔日深老不知悔昨陛下起於罪廢之中付以輔弼之任庶革心從正協濟事功而乃陰懷忿懟長惡不悛近論列給事中劉嗣口繳駁事御史臺定奪得係商英理曲乃妄有奏陳不以本臺所定為是臺臣論奏乞賜與決照張商英放罪如此商英有罪矣以有罪之人居宰輔之任臣

雖至愚未知其可也臣遠考前代近稽本朝宰相稍不稱職往往引咎自責必求去位未有罪狀顯白而包羞忍恥貪榮冒寵如商英者也又歷數其十罪伏望收還相印明正典刑是月乙卯也　丁巳詔張商英罷尚書右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九月辛酉臣僚上言伏見張商英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蓋體貌大臣未忍顯斥姑示遠藩之逸未忘眷禮之隆然迹其誕慢自恣狠傲弗恭虧享上之忠失為臣之禮則商英之罪在所不容出守陪京已非其分況復觀文殿大學士之職自兩府以無罪而除乃所當得商英安得而有之乎奉聖旨張商英觀文殿大學士改差知鄧州　壬申詔通奉大夫知鄧州張商

英降授中大夫差遣如故　校書郎李士觀辟雝博士尹天民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先是給事中劉嗣明奏商英詐作聖旨擅便降勑差尹天民李士觀編類御前文字於是商英及士觀天民皆坐責　十月辛亥大中大夫知鄧州張商英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郭天信責授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新州安置以開封獄成商英天信嘗令余貫禮德洪彭口往來交結臣僚再論列故有是責　二年四月壬子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張商英放令任便居住太師致仕楚國公蔡京言臣自去朝班言多可畏伏聞前宰相張商英詆毀尤甚葢緣臣罪大德輶所以致此今日特蒙恩貸

召還闕廷□庇天地而商英譴責遠方雖其所犯醜惡而
臣與之同遇先帝出入三朝薄有情契拳拳之私敢以此
請故有是命　三年六月辛未張商英特責授汝州團練
副使以李彪指斥謗訕等策在赦前令本州一面斷放也
五年三月癸酉張商英復通奉大夫提舉崇福宮　六
年十月戊寅張商英復觀文殿學士　七年十二月癸未
張商英爲觀文殿大學士　宣和三年十一月壬午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崇福宮張商英卒贈少保時陳瓘寓萬山
陽方與客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嘆傷久之客有以爲疑
者瓘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疎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
絶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者未

必爭上下之聽殆難濟也

蔡京事迹

紹聖元年三月庚戌龍圖閣直學士蔡京權戶部尚書

九月己亥以蔡京守戶部尚書　二年十月丙子蔡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　三年七月壬辰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九月甲辰蔡京依舊詳定重脩勅令　元符元年六月甲午詔編修常平免役勅令格式書成詳定官翰林學士承旨朝散大夫蔡京遷朝請大夫　三年正月乙卯徽宗即位　三月乙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事見迹學士黨人四月戊戌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　九月丁

亥詔新添差監揚州根料院陳瓘知無爲軍時瓘已出國門即於門外露章辭免曰臣昨者自聞陽對以後曾將上殿劄子具狀繳進爲言蔡京云云牌見逐卞黨人十月丙申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十一月癸亥蔡京知江寧府　庚午詔蔡京落端明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十一月戊戌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壬午上決意用京見信任曾布　崇寧元年二月辛丑蔡京爲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　三月甲戌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四月乙未蔡京入對　五月庚辰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尚書左丞　七月戊子中大夫尚書左丞蔡京爲通議大夫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畧曰慨念熙寧之盛際闢開指
摋之宏基弛役休農尊經造士明親疏之制定郊廟之儀
修羲和之利聯比閭之政國馬蕃乎汧渭洛舟尾乎江淮
周卿屬口以牟民禹迹播河而入海經綸有序威德無邉
而曲士陋儒罔知本末殊宗巨黨相與變更凡情狃於尋
常美意從而蠹壞頹遺俗故家之未遠有孝思公議之尚
存慎厥終政在今日翰林學士張商英所草也　八月丁
巳右僕射蔡京提舉講議司　見本事　二年正月丁未蔡京
爲右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制詞云適遠戎之弗率繄多算之圖功師不踰時慮無
遺策益以荆湖闢土功也

七月辛巳蔡京爲左銀青光祿大夫　三年五月己卯蔡京爲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進封嘉國公以爲定鄭廓推賞也尋詔去守字改行作兼字　六月壬戌蔡京奉詔書元祐姦黨姓名　十二月乙丑嘉國公蔡京進封衛國公　五年二月丙子趙挺之爲特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中太一宫使進封魏國公

挺之行狀云公既屢陳京紛更法度之非言其奸惡不一雅不欲與京同政府引疾乞去累上章至八九詔弗許崇寧四年三月拜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奏臣備位東臺以疾不任職力求罷免

安可執尸宰事口力辭居數月懇請補外除觀文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京既口惡公留京師伺察己所為公亦懼京中傷明年春數乞歸青州私第詔從之既辦舟裝將入辭矣會彗見西方其長數大竟天尾犯參之左足上震恐責己避殿徹膳既深照京之姦罔由是旬日之間凡京之所為者一切罷之毀朝堂元祐黨籍碑大晟府明堂諸置局議科舉茶鹽錢鈔等法詔禮部戶部議改遣中使責御筆手詔賜公曰可於某日來上公既對上曰蔡京所為皆如卿言公因奏蔡京援引私黨布列朝廷又建四輔非國家之利祖宗以來屯重兵于京師沿汴河雍邱襄邑陳留三縣沿蔡河

咸平尉氏兩縣皆列營屯取其漕運之便至神宗即其所分隸諸將而教習之士卒皆精銳若有所用虎符朝出而夕至矣今創置四輔不惟有營壘修建之勞且不通水運將何以給其糧餉上曰行且罷矣又奏今諸營之兵等尺高者所請衣糧依久例又番屯戍西邊使冒鋒鏑戰鬬死亡者不可勝數今京立法召募四輔新軍減等尺增例物添月給錢糧且免出戍小人之情惟利是從若見新軍如此則陛下所養舊兵皆不爲朝廷用矣又言神考建立都省規撫宏壯一旦京因妄人宋安國獻言以爲不利宰相而毀之深可痛惜上皆以爲是且曰天久旱今京且求去而雨可喜既罷京免相遂幷

公特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大觀元年正月甲午安遠軍節度使司空開府儀同三司

中大一宮使魏國公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京復入相必考求其故明著於此實錄當具載制詞乃

失不載詔旨有制詞

三月己丑幸金明池賜宰相蔡京等宴　十月庚申和賜

蔡京君臣慶會閣落成詩　十二月庚寅司空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蔡京爲太尉　二年正月己亥太尉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爲太師　六月甲午賜蔡京玉帶

金魚

• 累歷五月十五日事朱勝非云唐裴晉公平淮西憲宗

賜以玉帶公進表云御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
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先朝熙寧中取熙河蘭湟會洮
岷數郡神宗用唐故事以玉帶賜王安石只繫三日附
表云賜更踰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大觀中蔡京賜玉
帶遂爲常服其後童貫宗正仲忽宣元后父鄭紳皆賜
既得燕地王黼亦賜並爲常服矣
三年六月丁丑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
京爲太師中太一宮使請給恩並依現任宰相例制畧曰
明哲保身雖弗居於寵利忠嘉告后當無廢於燕閒尚懋
遠圖以膺多福　辛巳太學生陳朝老上書曰蔡京雄
悍戾詭詐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處務以鎮壓天下以爲

自古人臣惟一切因循苟簡以爲治無敢横身爲國建議立制者於是出而鋭意更張以爲天下後世無以復加陛下傾心俯納所用之人惟京爲聽所行之事惟京爲從故蔡京得恣其姦佞既弄無所畏忌直欲敗壞而後已　十一月己巳太師中太一宫使魏國公蔡京守太師致仕仍提舉編修哲宗皇帝實録進封楚國公其請俸并雜給人從等並依舊朝朔望大朝會許立宰臣班餘依故事又詔蔡京合得致仕恩澤外長子顯謨閣直學士承議郎提舉醴泉觀攸除樞密直學士次子宣義郎絛除直秘閣餘依故事　侍御史毛注言孟翊妖妄以天文惑衆嘗獻京詩言涉不順京輒喜而受之因以獻易書而賜官卒致詆誣

以冒重辟而京不復愧恥張懷素悖逆以地理惑衆京熟與之遊從京妻葬地卜日懷素主之嘗同遊淮左題字刻石後雖陰令人追毀以掩其迹而衆所共知以至尚書省事多不取旨直行批下以作陛下之威重祿厚賞下給人心以作陛下之福林攄跋扈之黨而置之政本之地宋喬年奸雄之親而置之尹京之任考之以心揆之以事其志有不可量者今並盤旋輦轂久而不去其情狀已可見矣

四年四月癸口　蔡京上哲宗實録　五月甲子先是門下省檢會臣僚上言論奏蔡京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權震中外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為有餘積皆出誕謾務誇大以興事功肆為搜攬援引小人以為

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途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夫漕運花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己營私之計若是之類其事非一已有臣察論列臣吏不敢具陳及至名為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託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辭致搖保之告變而誘為心疾受孟翊之誣言而與之官爵趙真口轉之妖術張大成獄口其姦意駭動遠邇聞者寒心皆足以鼓惑天下為害之大者也　是日詔蔡京擢奎任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言章屢上雖以至法特降授太子少保依舊致仕在外任便居住制略曰輕爵祿以市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婭密布要途聚引兇邪

台成死黨以至假利民而決興化之水託祝聖而歸臨平
之山豈曰懷忠是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迹每建狂悖之詠
謝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偃蹇弗避傲睨固收致帝
意之未孚昭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欲用恩
難以屈法宜褫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聊慰群情尚為
寛典　政和六年六月甲寅降授太子少保致仕蔡京複
太子少師依前楚國公致仕
復太子少師當考詔旨具載制詞乃宇文粹中所草其
末云蕩垢滌瑕既曲全於體貌率德改行宜益勵於猷
為　政和二年七月十九日可考八月五日又復太子
太師

八月乙未太子少師致仕蔡京爲太子太師依舊致仕

三年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八年首建紹述勤勞百爲降秩居外薦歷歲時況元豐侍從被遇神宗者今則無幾而又累經恩霈理宜優異可特復太師仍舊楚國公致仕於在京賜第居住　三月乙亥詔太師致仕蔡京到闕令二十五日朝見引對拜數特依元豐中文彥博例仍擇日垂拱殿賜宴許依舊服玉帶佩金魚賜對見例物遇六參日趨赴起居在大班退親王後入　四月甲午燕宰執親王于太清樓上親爲之記其畧見師衆蔡京上記曰政和二年三月八日皇帝制詔臣京宥過省愆復官就第命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童師敏賫

詔召赴闕臣京頓首辭繼被御劄手詔十責以大義惶恐

上道於是欽至於郊曲燕於垂拱殿祓禊於西池寵顧恩

渥念無以稱上曰朕考周宣王詩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

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其可不如古乎詔

以是月八日闕後苑宴太清樓命內館客省使保大軍節

度觀察留後帶御器械臣貫詳等五人總領其事　壬子

蔡京乞令張商英任便居住　五月己巳太師楚國公致

仕蔡京落致仕三月一至都堂治事每日赴朝參退至都

堂聚議於中書省前廳直舍治事畢直即以尚書令廳為

治所仍押敕劄　壬申太師楚國公蔡京言門下省乃覆

駁之地臣欲兼而冒處實有妨嫌委參官制定許臣免書

門下省文字從之　己卯手詔賜蔡京曰臨平置塔初因錢氏尊相名寺起於治平匯緣近年創有增建蔡京忠貫金石志安社稷八年輔政一德不渝群邪醜正意在中傷捭為無根之談冀陷不測之禍比從閑實灼見厚誣州大臣立朝讜當自信而哲士圖任何畏巧言顧予心之重予抑且衆言之足慮肆加開諭毋或介懷　十一月辛巳太師楚國公蔡京進封魯國公　四年十二月乙卯雪降賜宴於蔡京第　五年八月庚戌詔中書舍人陳邦光差提舉洞霄宮池州居住先是邦光以中舍人兼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食琉璃酒器雖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擊碎

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含怒未發因是逐斥邦光　六年
四月庚寅御筆太師蔡京近三上章乞致仕親劄詔書不
允所請仍止來章兼面諭再四意確未回京位三公爲帝
者師然三省機政事無巨細自合總治外可從其優逸之
意自今特許三日一造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通治三
省事以正公相之任事畢從便歸第　五月甲午御筆
蔡京遇朔望許朝三日一知印當筆不赴朝日許府第書
押不押敕劄不書鈔　庚子詔蔡京已降指揮令三日一
造朝自今遇有奏事非造朝日亦赴仍許正謝　八月庚
辰太師蔡京奏臣昨以年逮七十加之疾病乞解機務蒙
恩特許三日一朝今臣疾病既已痊復筋力尚可勉採伏

望許臣日奉朝請其治事即依已降指揮從之　丁亥詔
建隆觀遂幸蔡京賜第　七年六月戊子朔太師魯國公
蔡京進封陳魯國公　已巳御筆太師陳魯國公蔡京力
請免兩國公已降劄子所請特與白身親屬恩澤二人應
恩數並依轉官例施行　九月丙申御史中丞王安中爲
翰林學士
　王安中行狀其子秬作有云一日請對曰臣起諸生蒙
　陛下親擢備員中執法日夜懼無以報今臣所論事關
　宗社儻陛下少留聽幸甚上悚然公出袖中疏所論乃
　蔡京也上曰誠如卿言公即伏奏曰臣孤遠一介不量
　力輒論大臣京老奸多智必將爲所中害自此竄逐無

復再望清光矣願拜辭上曰勿如此云云當爲卿罷京時子攸日夜出入禁中盡率子弟見上泣且拜上曰中司文字如此奈何攸等固懇陛下懷全臣宗乞移王某一別差遣則事自已矣上寬悉惻然許之公方草第三疏翌日求對中夜有扣門者曰適御筆中丞除翰林學士日下供職矣公嘆曰吾禍其在此乎自是京之勢益盛

十一月庚寅手詔太師魯國公蔡京自再還廊廟于今七年云云邇者章疏十上卻之復來既繼以消息盈虛之理告老乞骸期於得請而後已朕禮貌元老不欲固違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治事恩禮罷數並如舊制　重和元年

十一月戊申承議郎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蔡絛勒停

蔡絛訴神文節大臣曰臣舉家兄弟諸姪皆投名諸受神霄秘籙獨臣不願受於是九重始大怒因遣梁師成諭旨戒臣不許接見賓客嗚呼事既掣肘謀既盡露臣亦決知得罪矣一日臣兄來軍諭臣父將通延福宮江路徹閣閣門跨城為複道飛橋入賜第自此往來無間君臣相悉時已大毀民居數千家如荒野矣臣不勝憤懣亟夜草書力爭臣父愕然實愛惜臣猶不肯出臣凡向知及鄭昂洩臣語因下開封府捕繫昂盡搜索其篋笥然獨無有於昂遂枷項編管安州臣始勒住朝參不許接見賓客又降御筆謂臣狂妄不循分守特落職而怒

終不改臣父因賞口內宴丐入中禁獨拜懇於太上之前臣遂得不死始議貶新州儀而置諸光州臣父以謂出則必陰殺之因持之久乃俾臣父上章特勤傳令待養遇有臨幸則出避耳

十一月丁卯茂德帝姬下嫁蔡絛　宣和元年七月丙辰御筆蔡絛向緣狂率廢黜幾年蔡京元老勲在王室未忍終棄可特與叙舊官外與宮觀任便居住既而京言叙不以法乞賜寢罷詔俟過大禮取旨　九月乙卯曲宴保和新殿過玉真軒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以進其詞畧曰玉真軒在保和西南廡即安妃粧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詔臣賡補成篇臣即題

曰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闈方是時人人自謂得見安妃矣既而但畫像掛西垣臣即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和春只見丹青不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須臾中使詔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詩曰因卿有詩況姻家自當相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素粧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進前再拜敘謝妃拜臣又拜云云癸亥上幸道德院觀金芝由景龍江至蔡京第鳴鸞堂賜京酒京訴關封尹聶山繇閒事山即坐黜京作鳴鸞記以進其畧曰上曰今歲四幸鳴鸞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其千載榮遇鳴鸞園畢具家素窶無具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為卿從容云

云丙寅蔡京奏臣伏蒙聖慈以臣夏秋疾病特命於龍德太一宮設普天大醮又親製青詞以見誠意至日臨幸醮筵别製密詞親手焚奏仰惟異禮今昔所無頓首叙身難以仰報云云二年四月癸巳中書檢會奉御筆車駕累幸蔡京第子孫等並合推恩八子十孫曾孫四人可並於寄禄官上轉行一官　六月戊寅太師魯國公神霄玉清萬壽宮使蔡京上章乞致仕御筆太師魯國公蔡京近年以來章疏十上陳乞致仕自夏祭禮畢引疾告老又復十數親筆批諭諄復再四遣官宣押堅卧不起其詞激切確然不拔可依所乞守本官致仕依舊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在京賜第居住其恩禮俸給之屬及見破官吏人從等並依

舊仍朝朔望今晚付翰林降制只今具劄狀進入　六年
正月庚午勅停人蔡絛復朝奉郎提舉明道宮　十二月
甲辰手詔朕執攬秉要以正主道賦事圖功責在大臣比
年以來任匪其人政失厥中明發怵惕念我烈考之謨訓
修革盎與庶幾持循肆命近弼置司講議太師致仕蔡京
輔朕初載誕著碩膚屬閒勞以官職之事即安里閭寔其
言行尚有賴焉書不云乎詢茲黃髮則罔所愆京可兼領
講議司聽就私第裁處仍免簽書毋致勤勞以稱朕責老
貪賢之美
實錄本紀云蔡京領講議司朱勝非云蔡京崇寧元年
拜相四年罷大觀元年復入三年又罷政和二年復入

宣和初又罷六年冬王黼罷相白時中李邦彥並拜太少宰未訖京東盜起京黨閧然以謂宰相望輕乃詔京復總三省許私第治事三五日一造朝時京八十歲目盲不能書字足蹇不能拜跪矣其子絛用事凡判筆皆絛為之仍代京禁中奏事於是肆為姦利賞罰無章黜陟紛紜絛妻兄韓梠者聚用為戶部侍郎密與謀議貶逐朝士殆無虛日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附耳語堂吏抱文書率數十人從之遣使四出誅求採訪喜者令為之不喜者令劾之中外縉紳無不側目先是王黼作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示權寵於是效之請置宣和庫庫置式貢司中分諸庫如泉貨幣帛服御玉食

器用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蔬茹無不籠取元豐
大觀庫及椿貨務見在錢物皆拘管封椿專事供進次
年四月條惡日著二相不能舉職條凡攸發其姦狀京
罷條亦被譴是年冬金兵犯闕得非將亂之兆耶
癸亥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
朝請至都堂治事　戊辰御筆蔡京領三省應細事務免
簽書　七年四月壬子御筆龍圖閣直學士朝奉郎提舉
上清寶籙宮兼侍講蔡絛辟學邪見兩被降責今除通英
非所宜得可罷侍讀提舉明道宮在京居住尋又降御筆
蔡絛賜出身勅可拘取毀抹　庚申太師魯國公領三省
事蔡京依前太師魯國公致仕　初京再領三省未幾目

昏不能視事事皆决於子絛絛威福自任同列皆不能堪
既罷絛侍讀故有是命　壬戌臣僚上言蔡絛竊弄威權
率意自專縉紳惴慄靡遑寧處而一時倖進苟得之徒鬨
集其門勢焰薰灼炙手可熱援見賓客逾於執政有識爲
之切齒而絛儼然居之不疑詔絛落職　十月甲子太師
魯國公致仕蔡京上表謝車駕臨幸問疾　十二月甲子
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
邦彥朱勔六賊　靖康元年二月甲寅制太師魯國公致
仕蔡京特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
府居住　上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侍御史孫覿等
始上章論其姦坐貶　三月甲午左司諫陳公輔言蔡京

父子懷奸誤國之罪詔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四月癸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蔡京專政攸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宮禁外示異同中實附會詔京可移韶州攸責授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七月乙亥蔡京移儋州攸雷州以臣僚累章論其陰賊奸惡罪釁彰著乞投畀海外也凡京子孫皆分徙遠郡京行至潭州而卒年八十攸脩繼死

京天資險譎舞智以御人在人主前左狃右向專爲固位之計終始持一説謂當越拘攣之俗竭九州四海之力以自奉徽宗雖富貴之而陰知其奸詐不可以託國故屢起屢仆嘗收其素所不合者如趙挺之張商英劉

正夫鄭居中王黼之屬迭居台司以挠之京每聞將罷
退輙入宫見上叩頭祈哀無復有大臣廉恥事燕山之
役起攸實在行京送之以詩陽爲不可之言冀事之不
成得以自解恭年即家爲府嗜利干進者趍赴其門輸
貨僮奴以得美官者踵相躡綱紀法度一切爲虚文識
者竊憂之而京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結盤固牢不可
脱卒以召蒙誤國爲宗社奇禍雖以譴死而海内猶以
不正典刑爲恨云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三十一